

考工记

黄杨木雕《爬竿》一举摘得“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

吴尧辉:精雕细琢艺途宽



大唐盛世系列之三《爬竿》(黄杨木雕)

胡念望

生动的造型,巧妙的构思,精美的雕琢……日前,在浙江东阳举行的第十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东阳)上,温州黄杨木雕大师吴尧辉的作品“大唐盛世”之三《爬竿》摘得2014中国原创·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这是吴尧辉近年来获得的又一殊荣。

知道温州黄杨木雕大约已有30多年,参与宣传黄杨木雕也有近20年了。黄杨木雕与青田石雕、东阳木雕一起,被称为浙江三大雕,一直是我引以为骄傲并津津乐道的事情。走近黄杨木雕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而真正开始喜爱黄杨木雕是因为吴尧辉大师的作品。

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到某木雕商店参观。不经意间,一件题为《红绸舞》的黄杨木雕作品跃入眼帘,女子迈着弓步,手里舞动绸带,线条流畅、刀法细腻、做工精致、造型优美,洋溢着春意盎然的活力与生机。心里不仅暗自吃惊:谁能将黄杨木雕作品做到如此精雕细琢?于是反复观赏,再三品读,发现底座上镌刻着一行字“叶润周大师创作,木石刻”。一下子不知道是谁的作品,赶忙拨打电话给认识的省级大师方江鸿。原来“木石就是吴尧辉的艺名”。由于对吴尧辉的名字早已耳熟能详,知道他的作品不容易买到,便毫不犹豫地掏钱,由于店主不知道作品的作者,价格当然非常的便宜。

后来慕名去参观吴尧辉位于乐清经济开发区的浙江鸿鑫雕塑艺术有限公司。意外地发现,公司的主业并非他擅长的黄杨木雕,而是铜雕。

吴尧辉1964年出生于乐清,幼时便酷爱绘画、书法,对工艺美术充满兴趣。18岁师从虞金顺大师学习黄杨木雕艺术,期间深得叶润周大师的栽培,创作出200余件黄杨木雕作品。吴尧辉拜师学艺之后,取艺名“木石”。在从事黄杨木雕的33个年头,他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守着自己的梦想,在刀笔艺路不懈探求、拓展思路、锐意创新,形成了线条简练、古拙雄健、手法夸张、富有神韵的雕刻艺术风格。

黄杨木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创始于宋元,明清时得到发展。温州黄杨木雕原材料来源于永嘉深山中的野生黄杨木,由于“千年黄杨难成材”,因此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黄杨木雕作品都只有毫不起眼的6至12公分左右。当地黄杨木资源枯竭之后,便采用神农架原始森林中的黄杨木,后来又逐渐采用木质相对较差一点的云南、广西的黄杨木。国产的黄杨木是珍贵的保护木种,即便在市场上有流通也是价格不菲,常见的是进口的缅甸黄杨木,成本也是相当高。于是,吴尧辉开始把目光投向成本相对较低的铜雕,主要定位欧美市场。“铜雕在欧美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消费习俗,但欧美的铜雕大多使用模具制作,模具的老化和更新缓慢阻滞了铜雕产业的发展。”在吴尧辉看来,这是公司生产铜雕产品并迅速占领国际市场的重大利好。事实也证明他的判

断是正确的。现在,公司产品出口欧美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黄杨木雕虽非主营业务,不过由于吴尧辉另辟蹊径,提供高级定制服务,针对特定的高要求客户量身定做独特的雕塑作品,木雕业务还是占据了公司金字塔尖的部分。独到的眼光和精湛的技艺为吴尧辉的公司带来了稳定可观的订单和利润。雕刻倾注了吴尧辉全部的心血,成为他唯一的爱好。即便是铜雕产品,整体造型还是由他自己来做。为提高生产效率,木雕产品在一些打孔的环节借助雕刻机,大部分工序还是得依靠传统的雕刻工具来完成。“老的题材我们要融入新的手法,而新题材的作品里要使用一些传统的技法,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门技艺传承下去。”

在公司内,吴尧辉为自己的黄杨木雕作品留出了一个不起眼的展示空间。一件件造型优美的作品令我激动不已,感觉这些雕工细腻、美绝美奂的艺术品都是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奢侈品,内涵隽永、回味无穷。《彩虹万里》与《春夏秋冬》五件黄杨木雕作品在继承传统黄杨木雕表现手法与技巧的基础上,较好地把握了人体的比例尺度、空间张力与线形艺术,曲线柔美、动感和谐、表情细腻、富有创意,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

艺术格调就是真性情。吴尧辉的作品富有一定的思想性,融想法与技法、意境与艺术于一体,使温州黄杨木雕从写实向写意方向进行大胆的突破尝试。翻开吴尧辉的黄杨木雕作品集,可以用“件件皆精”来形容。《捕猎》与《捕杀》两件作品,对动物界弱肉强食的现象表现得非常到位,有一种强烈的现场感与视觉的冲击力;《高山流水》《势均力敌》等作品令人怦然心动,《芭蕾舞女》与《青春少女》形态优美,线条流畅,表情丰富,婀娜多姿,堪称代表作。吴尧辉将古希腊的雕塑与中国传统黄杨木雕的技艺有机融合,人物线条的刻画精致细腻、形象传神,充分表现了人物的力量之美与阳刚之气,让人有无限的想像空间,将黄杨木雕创作推进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刚完成的作品《赏乐》令人大开眼界,该作品根据唐代顾闳中画本《韩熙载夜宴》中的一段进行创作。他说,“这件作品是临摹古人在绘画中用线的表现方法,传统工艺主要是以线塑形,目的是从古画中汲取营养。”这件作品能够将对顾闳中作品所表达的对大唐帝国表面繁盛、歌舞升平的背后潜藏着走向衰



吴尧辉正在创作中



《出水芙蓉》(黄杨木雕)

落的危机而产生的忧虑刻画得生动传神,这表明吴尧辉对人体的把握与刻画越来越到位。“做我们这一行,可以通过雕刻来表达自己对事物和感情的理解。”吴尧辉带着这种感觉,并将之作为毕生的追求。

后来,在温州市区的一个小店里,看到玻璃橱窗里面摆着吴尧辉的一件“扛鼎”作品,感觉非常棒,只是苦于囊中羞涩,便硬是再一次将喜欢埋在心底。一个月过去了,心里还是对这件作品挥之不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对于我来说,很多物质的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况且我又不是容易喜欢上东西的人,可见想见他作品的魅力。便在一个中午,硬着头皮向店主开口,在经过简单的讨价还价之后,以5千元的价格买下,心里对这个价格有一种莫名的惊喜,我知道,即便到他家,这样的价格是绝不可能买到的。我将这件《扛鼎》黄杨木雕作品放在书架上,时时观赏、常常抚摸,在人体艺术的张力中感受着一种健康的壮美与亢奋的激情。

凭着对黄杨木雕艺术的悟性与执着,吴尧辉渐渐成长为一位出色的雕刻大师。1997年评为高级工艺美术师;1998年获得“浙江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1999年获“乐清市优秀青年专业技术人才”;1997年至2000年应国家文化部邀请,先后出访日本、法国等国家,进行木雕艺术现场创作表演,并受到多国官员的接见与赞赏;2006年被评为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黄杨木雕《帝王系列》获首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高山流水》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2012年8月荣获中国首届木雕艺术大师;2014年4月黄杨木雕《出水芙蓉》在第四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得“中信杯”特等奖;2014年5月黄杨木雕《出水芙蓉》获2014年首届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赛金奖;2014年5月荣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2014年6月《群象》作品荣获全国“巴同文化杯”旅游工艺品文化创意大赛金奖。

吴尧辉目前的愿望有两个,一是想建一所私人艺术馆,能留下自己的作品;二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学习黄杨木雕技艺,能传承这门艺术。

敲边鼓

话剧《五人间》的人性实验

构思巧妙
内容丰实

话剧《五人间》剧照

郭威娜

话剧《五人间》描绘了一场由“科学怪人”王教授主导、发生在一个密闭空间里的、五个特征最极端的人物互换灵魂的疯狂人性实验。创作这出话剧的团队,从导演、编剧到诸位演员,均非常年轻,不过这并没有使全剧的风貌显得稚拙。恰恰相反,《五人间》展示了出人意料的圆熟的戏剧技法。聪明新颖的构思、精心设计的情节,加之新生代戏剧团队特有的锐气,令整部话剧散发出十分耀眼的光芒。

说来,相关于“科幻”的题材,其实是戏剧创作中难度不小的挑战。因为戏剧不同于文字作品,不能仅用天马行空的语言构建抽象的异端世界体系;也不同于影视作品,可以依赖后期剪辑的二度发挥制造出炫目的幻想效果。戏剧的表达既要要求有形象、具体的动作,又要流畅地一次完成,无法重复,因此“科幻”之于戏剧似乎是难上加难。《五人间》的妙处便在于,成功地在话剧里做到了对科幻题材的“化繁为简”和“避虚就实”。剧中的灵魂转换、真人与木偶等有关科学想象的内容,都只是作为概括性的背景和框架存在,并没有进行过分详细的解读,这就直接避免了不少科幻类影视作品中专注于玄妙的科技异想,反而在细节上难以自圆其说的弊病。此外,话剧也不在复杂的、形而上的概念上做无用的争辩,虽然剧情里灵魂转换机的存在自然而然要关涉“灵魂与肉体”的哲学命题,但这并不是全剧聚拢的中心。《五人间》关注的唯一核心只是用丰富的情节去表现人性的善恶,此间的灵与肉都是反映人性的手段。如此立意,兼顾了普适的贴近性又不至于文艺的深刻性,堪称该剧最聪明的地方。

这份“聪明”的实质,或许是话剧的主创抓住了叙事类作品必须以内容为王的取胜之道的精髓。《五人间》的整体情节设定是一次进行中的“游戏”,演员用略显夸张的表演方式展示人物灵魂互换之后

的异质性特征,以及导演裴魁山贯穿始终的对自己和话剧创作的自嘲,都充分体现着一种举重若轻的游戏感。同时,这个“游戏”又是一道类似于密室逃脱的谜题,需要剧中人开动脑筋审视各种蛛丝马迹,条分缕析、抽丝剥茧,直到找出最后的答案。这一全程发生于困室之内谜题,让“第四堵墙”的戏剧效果臻于极致,也恰到好处地引入了重重悬念作为剧情向前的推动力。观众被环环相扣的线索牵引,紧凑的节奏中有情节的起伏流动,一波接一波的灵魂与身份置换又自然地形成了叙述的层次,结局颠覆性的反转更是难得的惊喜和对全剧因果关系出发点的反思。

而为了实现以上那些“内容为王”的聪明构想,话剧《五人间》各个舞台技术部门完成了一次近乎完美的配合。白色的球形灯和纱帘与黑色的桌椅构成了简洁但对比鲜明的舞台空间,矗立两旁的全裸人偶营造出阴森的质感。在此之上,灯光与音响的呈现亦贡献良多。频闪的刺眼白光与令人不安的大片红光交替,诡异感陡升的视觉效果下,肖邦宁谧的《夜曲》是对观者听觉神经的更大刺激。视听强烈的反差,烘托出无以复加的心理悬疑气氛,令人难忘。

如果说这部新人新作的上升空间的话,或是在于其剧作深度仍有继续开拓的可能。正如前文所述,《五人间》的故事流不重“为什么”而偏重“怎么办”,并未探究情节涉及的“灵魂”、“永恒”等话题的哲学本质,故而剧中展现的人性更似单纯的罗列;警察、模特、假释犯、艺术家等人物身份背后的寓意也未曾充分展开,某些行动仍稍显缺乏动机。不过,这也许都是在鸡蛋里挑骨头罢了。凭借聪慧巧妙的构思和充实丰满的内容,话剧《五人间》已经足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本剧的导演裴魁山、编剧曾伟力和一众青年演员们,将在日后的戏剧创作道路上越走越宽、大有可为。



话剧《五人间》海报